



新 芽 集

寒 先 艾 著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新 芽 集

蹇 先 艾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· 北 京

新 芽 集

蹇 先 艾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 京 東 四 環 條 胡 同 四 號

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: (239) 字 數: 63 千

開 本 31"×43" $\frac{1}{32}$ 印 張 3 $\frac{9}{16}$ 標 頁 2

一 九 五 五 年 九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五 年 九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10000

定 價 (6) 0.33 元

定價三角三分

CAE30/10

目次

農民的怒吼·····	一
十家寨·····	八
友愛·····	三三
新芽·····	三五
青石村的小事·····	四四
苗家的新人·····	五七
工人代表·····	六八
在茶館裏·····	七六
學生難忘的日子·····	八五
後記·····	一〇九

農民的怒吼

——貴陽市人民代表會議農村小組學習記

一九五〇年夏天，我參加了貴陽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。這次小組討論的辦法改變了，每個代表可以自由選擇參加一個或兩個小組。我便下了決心，跳出了文化教育的圈子，參加到郊區農民組。我們這一組很熱鬧，有三十幾個人，除了從各區保來的十幾位農民之外，裏面還包括得有市農協籌委會的主任、各區區長、舊藝人、解放軍同志和青年學生。我是抱着一個小學生的態度，去向農民學習的。我聚精會神地聽他們發言，做筆記。懂得的問題，我就插上一兩句嘴；不懂得，從來沒有經驗過的，我就仔細地聽講。

第一天，他們的一串名字，隨着各種飽經風霜的面孔，便印進了我的腦子裏：魯成方、牟銀先、楊玉成、金國英、周仲道、黃吳氏、龍順祥、班榮先、陳四姐、陳發清、陳發先（兩兄弟）、周榮龍、劉榮鑫、劉少榮、李國安、周國甫等等。三天內，我們很詳盡地討論了關於今年秋收後，實行二五減租和確保佃權、制止地主賣田、廢除押金、

禁止屠宰耕牛、普遍建立和健全農協、肅清殘餘匪特、搞好農村治安、反對惡霸、掃除減租運動中的障礙……一系列目前很重要的問題。農民們對於地主的殘酷剝削、不勞而獲，個個都指手劃腳，怒氣勃勃地控訴着。他們沒有知識分子那樣矜持，發言非常熱烈、普遍。有時並不等別人的話說完，便大聲報着自己的號數或者喊着：『本人有個意見。』主席規定要先報告了自己的號數和名字，才准發表意見的。但是他們對於這個限制感到有點拘束，有時並不報號數就先說話，或者中途忽然想起了，又才補報號數或名字，因此顯得侷促不安。我覺得這一種開會規則，暫時是不適用於農民的，也許倒反而增加了他們發言的顧慮，將來自然不成問題。他們每位的態度都很誠懇，總是這樣謙遜地說：『我認不得字。』『我的腦筋很笨。』但是我們從發言中處處都看出了他們的聰明、善良與淳樸。主席向他們朗聲宣讀『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減租條例』，大家靜靜地聽着。讀完了，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低下頭去默默思索，有一部分人便把不明白的地方提了出來。另外一位召集人逐條給他們講解，他們對條例接受得很快。七區六保的農民代表牟銀先首先站起來，大聲說：

『我們農民減租是千該萬該的，沒有哪個不願意！國民黨的時候，也搞過減租，完全是哄人的，說起好聽，其實是明減暗不減。這如今我們要地主老財減租；地主老財又

說：『可倒可以減，只要你們佃客肯給我們出地價稅。我們又不曉得地價稅有好多，他們就拿這點來嚇我們，堵住我們的嘴，你們說可惡不可惡？』

『不減租的話：我們農人還不是一輩子衣無二件，褲無二條，窮到底！』臉上發着光的龍清國憤激地說。

我給他們壯了一下胆子道：『人民政府的條例已經頒布了，今年秋收後，一定要減租。只要有政府給你們撐腰，怕些什麼！把你們大家的胆量拿出來！現在早已經不是國民黨的時代了。』

由減租的討論，便引起了男女農民紛紛地訴苦：牟銀先說，他的爹是遭地主討債逼死的；粗眉短鬚的楊玉成說，鄉下小偷橫行，都是國民黨臨走的時候，從班房裏放出來的，隨時到他的土裏偷他的菜去賤賣；包青絲帕、穿舊藍布長袍的黃吳氏露着愁容說，地主因為看見她們開荒，有了辦法，便憑空地要增加她們的租子；穿老青布對襟褂，二十幾歲的蔡樹先說，地主老財們十個有九個都是昧起天良來做事的，對佃客印穀花總是大斗進，小斗出；矮胖的劉少榮對地主隨時要來分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；還有一位農民啞着嗓子悲痛地說，因為他沒有還清地主的高利貸，地主就橫強霸道地牽走了他的水牛。……這些都使我非常感動、憤恨！

爲了宰耕牛的問題，李國安和劉榮鑫兩位青年農民唾沫飛濺地辯論起來了。李國安把他的破舊黑呢小帽捏在手裏，滔滔不斷地發言，興奮地站起來，又坐下去。他堅持着禁宰耕牛，非請政府嚴格辦理不可，什麼牛都不許宰。他句句話都很嚴肅。劉榮鑫却主張老弱殘廢的牛可以殺，少數民族辦紅白喜事，還是一樣可以殺牛；回教徒殺牛，就根本不能禁止人家。因爲在政協『共同綱領』民族政策上規定得有：要尊重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。李國安却振振有辭地說，『牛對我們農人有功，斷斷不能因爲牠老弱有病就要殺牠；試問年老多病的人，我們是不是也要把他殺掉？』劉榮鑫學習過『共同綱領』。（這是在休息時間他告訴我的）同意他的話的人不少。還有人說，賣牛肉來的錢，再添上一點，還不是又可以買一條，大家應當在這上頭打算。李國安向來是很有智慧的，對於這個問題，今天一時却沒有想通，不免同對方爭得面紅耳赤。後來被劉榮鑫輕輕一把從對面拉過去，坐在一條躺椅上，他們親熱地緊緊握着手，兩個身材相彷彿的人在屋角又繼續低聲討論了幾分鐘。李國安就慢慢地心平氣和，不住地點起頭來了。因爲他們的大前提根本沒有什麼不同。我覺得這兩個農民都很可愛，深深地感動了我。

陳四姐：一個身體健壯而矮小的少數民族的農女，聽見有人報告說：解放以後，政府明令禁止地主賣田（有的爲逃避土改）。有些農民往往辛苦了幾輩人，有點積蓄，他

他們不看報，或者住在很遠的鄉下，消息隔絕，便常常受了地主的蒙蔽、欺騙。因此她爲了她的外婆借了人家的米，買了一點地主的田而着急了起來，漲紅着臉，高聲地問主席道：

『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的外婆就上了人家一個大當！我心頭真不舒服，等我明天趕緊回去給她談，這不是鬧了耍的。』

主席婉言地安慰她道：『你外婆可以去向地主交涉退錢；如果他不退，你們就去請區政府或者農民協會處理，用不着過分着急。』

陳四姐臉上這才有了笑容，嘴也不翹起了。

有兩三個農民對於地主的穀花，主張暫時還照原數繳納，只要地主老財不繼續壓迫他們，讓他們有件把衣穿，吃得飽飯就行。對於向地主解穀花，多數人都主張地主自己派人到鄉下來搬運或者負擔腳價，除非是分量少，他們是不照送的。

他們對於每一個問題，都有許多具體的反映：有些農民一直到現在還在受到地主的殘酷壓迫，大聲吼着，『我們這回真要翻身了！』有些農民過去受了地主們小恩小惠的欺騙，便錯把地主當做了好人，現在才明白過來，他們原來遭地主灌了『迷魂湯』了。又有一些農民想起了一向貴州大部分地方的田土押金數目都很大——有的差不多有土地

產量的一倍左右，有的並不比全部地價低——都一齊像獅子似地發怒，搖着頭，喊叫起來：

『我們要取消押金！大家起來擁護共產黨、毛主席！我們給地主老財當牛馬，難道還要拿好多錢來供養他們這些肥蟲嗎？取消押金，退回押金，本本利利都要算清，哪個不算清的不是人！』

一談到開荒和剿匪，大家就發出了震動有力的笑聲。有一些農民敘述着他們自己開荒的成績，一面也表揚別人，『我們六保才開了七十八畝，李國忠他們已經開了一百一十畝，我們還比不上李國忠。』又有一些人敘述着他們打死土匪的英勇的故事，風聲來了，他們怎樣隨時警覺，怎麼用少數農民對付多數的匪特，怎樣用農具對抗步槍，……因此他們就不堅持要政府立刻發槍。有兩位少壯農人很自負地說：『我們用鋤頭、鋤刀、梭鏢，一樣地可以防匪，只要大家齊心。』

他們的語言是最有風趣的，處處都流露出情感，質樸，天真。他們的階級立場是明確的。

三天的小組討論，我向可愛的農民學得了不少的東西，一些任何書本上找不到的東西。他們心地純潔、誠實，很容易接近，隨時隨地都打開了他們的心，讓你鑽進裏面去。

他們中間，積極的分子並不少，有些農民代表都是各農協的負責人，白天在城裏開會，晚上回到鄉下去做傳達工作，第二天便把下面的意見反映上來了。我以為要像他們這樣的代表，才算得起了橋樑作用的，真正人民的代表。

當然，在幾千年封建勢力的剝削與國民黨長期的反動統治之下，也造成了貴州農民一些小缺點；但是今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——中國共產黨做了他們的領導，我相信他們一定很快地就會進步起來，他們已經開始在怒吼了。

一九五〇年八月。

十家寨

一

這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旬的事。

我們工作組到達貴州邊區黎平縣中潮鄉潘老場以後的一個晚上，開完了工作彙報會，時間還早，我們各回住處。我走進了農民朱光庭的茅草棚，光庭夫婦還沒有睡，坐得靠近地爐，眼巴巴地等着我。朱光庭說：『同志，我們等你轉來擺門子●，已經等了好久了。』

我很喜歡朱光庭這個人，他是村裏一個覺悟比較高的貧農，當了大地主嚴敬文家兩代人的莊民●。解放後，因為生產積極，不斷地進城開會，進步得很快。我這次下鄉，就寄住在他的家裏。

我們親熱地坐在地爐旁，邊吃着糝粑，就邊談起村子的事情來。我們已經談了好幾個晚上了。我告訴他們，我們打算明天到離村十里路的十家寨去看看。朱伯媽兩眼深情

地望着我，點頭說：

『對，你們該到十家寨去了！那裏都是少數民族，他們跟我們一樣，盼望你們來，就好像陰天盼太陽哩！』

朱光庭馬上很熱情地告訴我：少數民族農民弟兄的鬥爭性是很強的，他們只要一覺悟起來，什麼事都敢說敢做。就拿潘老場前一段剿匪來打比，給解放軍引路，同他們一起搜山，就看得出來。十家寨的一羣人，都是拚死命地幹，天天爬山翻嶺，遭太陽晒，遭雨淋，本村的剿匪英雄就出在那裏。鬥爭匪頭子嚴敬文，十家寨家家都來了，大人細娃，揹的揹，抱的抱，勁頭真大，真是齊心合一。

老農人的簡短敘述，充分表現了民族間的友愛、團結的精神，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動。

我又問道：『十家寨的情況，我想你一定了解得很多，可不可以講點給我聽呢？』
『我們有時候到那邊山上去打柴，我曉得是曉得一些，也不完全弄得清楚。村長知

● 擺門子，即談天。

● 莊民，即佃戶。

道得就比我多，你見到他的時候，可以去問問他，他三不兩時到十家寨去同他們開會。」
『你曉得多少，就講多少好了，讓我心裏先打下一個底子，二天到那邊去工作，才找得到門路。』

朱光庭一面在膝蓋上裹着葉子煙，一面笑吟吟地繼續告訴我十家寨的情形。原來那個寨子是整整齊齊的十家人戶；七家姓楊，另外三家雜姓。有八戶是侗族，兩戶是苗族，他們住在離村十里路的山溝裏，分在十家寨、六石壩、高嵐三個地方，成分是佃貧農和僱農。一出娘肚皮，他們就過起了苦日子。男的都能說漢話，女的有少半不會說漢話，就說也說不流利。那一些地方，山又高，路又蠻，連樹木都很少，完全是荒草坡，金錢花（豹）、扁担花（虎），隨時出現，晚上不結伴，不帶火槍，就沒有人敢出來。野物總是半夜三更進寨子來拖豬拖牛。兄弟民族搬到山溝去住，完全是遭地主佬逼出來的。他們種的不是山背後的陰山田，就是冷水田。地主佬是不肯拿好田給他們去種的。地主故意這樣搞，分彼此，就是要漢侗農民有意見，才好來統治他們。十家寨的田有一大半都在半山上，田都是水浸着，泥腳淺得不像樣子。山溝裏到處都是水，一年四季都被水淹着，水太多了。有些田不是被山老鼠拱壞，就是遭蟲災。剿匪那一段時間，十家寨出了很大的氣力。因為楊森、谷正倫反動統治的時候，抓兵、拉夫、派款，他們遭得最慘，

有幾家的兒子，直到今天都沒有回來，死活都不曉得。因此打土匪，他們比做什麼工作都熱心。不過，在執行減租、退押、清算幫工幫糧的時候，工作同志發動十家寨的羣衆是不大够的。工作員來得太少了，分不出人到十家寨去；因此，對兄弟民族遭受的壓迫，遭受的痛苦，也就解得不深入。

『過後，劉區長不是還去十家寨住過一陣子，老胡塗，你就忘記了嗎？』朱伯媽發現她丈夫的話有漏洞，連忙就插嘴進來。

『沒有忘記，一滴滴個都沒有忘記！急些什麼，等我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慢慢地擺嘛！』朱光庭點頭笑道。『在貫徹減租、退押、清算幫工幫糧的時間，劉區長從區裏下來啦！區長到底是個黨員，辦法就大大不同了。他一到我們村裏，就打聽哪個地主頂大頂凶，哪家農民頂窮頂苦。他很注意少數民族、小寨子、獨家村。他到十家寨去，整整住了二十天，白天幫農民做活路，晚上給他們開會，引導他們訴苦。像劉區長那樣的人，才搞得起事哪！他講政策講得真清楚，不轉彎抹角，說話一點兒都不酸。來到村裏沒得幾天，就搬到十家寨去住，把好些個話都學會了。同志，劉區長在那裏的時間，十家寨的人，不管做活路也好，鬥爭地主也好，比起我們場壩高頭的客家還要起勁。我們也巴不得他老人家到場壩高頭來搞搞，後來不曉得爲什麼把他調到城裏去了。以後就少有工作同志

到那裏去了。……十家寨的那幾家貧僱農，潘老福同吳光培兩家，比起來自然更要苦些，遭地主陸超凡、常富貴們整得家敗人亡，吳光培的女兒當了十年的丫頭，結果吊死在常家。（他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嘆了一口氣）楊老興呢，家累重了一點。十家寨的農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：就是勞動力強，男女都能下田做活路，沒有一個坐着吃閒飯的。」

門外有大踏步的聲音，響着過去，民兵開始查夜了。

我忙問道：『朱光庭，你剛才說的十家寨的剿匪英雄到底是哪一位呢？』

『就是五組小組長楊老興，你們明天到十家寨，應當先去看看他。不是扯亂談，他那種人才算得覺悟頂高的積極分子。這兩天，因為他打擺子，沒得來開會，我們都牽牽着他哩。』

我看手上的錶已經十二點，便催朱光庭夫婦去睡。我自己也在茅屋外間那張木板搭的床上躺下來，翻來覆去，總是睡不着，腦子裏總是描摹着那位剿匪英雄的影子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偏偏臨時得到通知，我到區裏去開工委會。直到下午，我們全組五人，才請村長帶路，到十家寨去。我們經過無數的田埂，曲折的羊腸小路，翻過幾座荒山，